

## ■ 城市文藝

林樹勛

## 懷舊是什麼？

——讀小思《灣仔》\*



小思像

懷舊，有人說，是討點苦頭來折磨一下自己的玩意。

懷舊，有人把它當作一種潮流。

到底，懷舊是什麼？

黃昏已過的時分，離居灣仔許多年的小思走經灣仔街頭。修頓水泥球場，觀眾全神投入球賽的急劇流動場景中，人聲起哄。她站在人圈外邊，這個地方忽然變得非常陌生。她追溯起童年時的灣仔。

當年的修頓，還沒鋪上水泥。「大帳篷在東北角架起的是夜市心臟節目：『咚咚喳』。我不知道它的正式名堂，父親總說：『我們看咚咚喳去。』而大帳篷外邊，總有人敲著鑼鼓，單調聲響就是：咚咚喳。」……

帳篷裡面大概不會有大人想看的東西，做父親的大概也沒有想過要進帳篷裡面去看什麼東西。每次「我們看咚咚喳去」，都代表了做父親的樂於付出，也包含了女兒得到了歡樂。付出與歡樂，在「咚咚喳」裡面是如此血肉和諧，昇華而為感情。世間上根本沒有「咚咚喳」名堂的節目，但是「咚咚喳」三個字卻在父女兩代人之間暢通無阻，彼此心領神會，靠的就是這份感情。誰不愛自己的兒女？無需強迫，這是人類本源感情的自然重現。許多年了，她追溯起來，我們依然感受到她筆下這份感情的溫暖，依然感受到她筆下這份感情的沉厚份量。這是不是叫做懷舊？

小思繼續追溯：泥地球場中央地區散擺著賣武、賣藥、賣涼果的小檔，每檔都圍著一圈人。賣武的總光著上身，束一條紅腰帶，或者把黑色唐裝褲的白褲頭打成結。他們拍響胸膛，說著江湖話，偶爾舞

弄幾下刀槍。父親不讓我在人圈內蹲著泥地看，我雖然並沒有太大興趣，他還是站在人圈外把我捧上他的肩膀看。看完一場雜耍，父女倆都感到吃力。……

寧讓女兒騎上肩膀，也不忍女兒蹲在泥地上。為了增加女兒的興頭，父親就把她捧在肩上看。她七八歲也不太小了，一場雜耍看完，她騎著肩膀都吃力了，他的吃力程度就可想而知。這一切，都是父親為了女兒做的，都是父親為了女兒能得到哪怕並不太多的一點點歡樂做的。沒有人叫父親這樣做，他是自自然然這樣做的。這是什麼？這是人類本源感情的重現。已經是許多年了，雖然修頓已經變得陌生，她追溯起來，她筆下的感情令人依然覺得新鮮，令人依然覺得份量沉厚。這又是怎麼一回事？

同那個年代的其他普通小妹妹一樣，當年的小妹妹小思也愛吃話梅和甘草欖。「雖然賣涼果沒大看頭，但看完後父親定會買一角錢有十二粒的話梅或甘草欖，就很夠吸引力。」……物輕情重，話梅和甘草欖裡面的父愛之情，也是人類本源感情的重現。事隔已經這麼多年了，如今追溯起來，同樣令人感到依然沉厚啊！……

小思沿著軒尼詩道走，幾乎全是高樓大廈，面貌都改變了。轉入洛克道、渣菲道，一撒溪錢從高廈飄飛下來。這是召請鬼魂蠱惑嫖客進門的古老做法。有些店子門外，有幾個站站坐坐的「閑人」。小思再繼續追溯：這種街頭風景，曾使住在灣仔的良家人等生氣。「小時候，儘管常被醉得七顛八倒的外國水手嚇個半死，一旦碰上有人說『灣仔很雜』，總

忙不迭為它辯護。」……這裡所追溯的「生氣」和「辯護」，乃是一種名譽感情的自然反應，也都是人類本源的沉厚感情的重現，同前面追溯的父愛之情一樣，都是人類極可寶貴的本源感情。

成年之後的小思，這位曾在灣仔度過童年的老街坊，偶爾路過灣仔，感覺完全陌生起來，挑起絲絲懷念，追溯起來，最令她難忘的，原來盡是人類本源感情的重現。

懷舊到底是什麼？至此，答案呼之欲出了。

懷舊，就是追溯人類的本源感情。像星星之閃爍，這些人類的本源感情，在我們的舊日子裡，經常重現。

懷舊，像淘金，找尋人類最寶貴的東西。

「懷舊，」小思寫道，「恐怕不只是生活得過於平淡的人，討點苦頭來折磨一下自己的玩意；而該是一種追溯本源的沉厚感情的重現。假如，把懷舊當成潮流，未免太污蔑它了。」

咚咚嗒，看雜耍，幾粒話梅，良家人生氣，這些平常事物，有人或視而不見，或聽而不聞，更不曾予以思考，到了小思筆下，卻從中揭示出懷舊的深奧哲理來。金子，是從沙裡淘出來的。平常的事物裡面，往往藏著生動活潑的哲理。作家的工夫，就是用心去察人所不察，就是用心去解人所未解。用心，是寫作的基本態度。《灣仔》，給了我們很好的啟示。

2009年4月26日

\*小思的《灣仔》已收編入國內出版的《世界華人學者散文大系》第七卷。